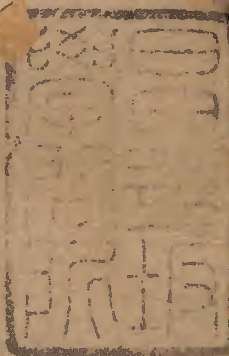


南北兩宋誌傳

五六

共十本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255
冊數	10 (3)	
函號	308	247

(三ノ)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後王駕幸



看牡丹花

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南宋志傳卷之五

起漢乾祐三年戊申歲是歲

漢亡至漢乾祐三年庚戌歲

首尾凡三年事實

趙匡胤飲御酒

李令公澶州募兵

却說趙鄭二人望汴京進發路上免不得晚行夜住飢食渴
飲不則一日望汴京不遠匡胤先着鄭恩去御院中報知韓
素梅次日逕進趙府來見其父人報趙公子投赦而回弘殷
令喚入匡胤拜伏階下弘殷曰汝不守禮法得罪深重今雖
遇赦權臣當國若知汝回必奏陷也從今只隱于府中勿出
以省前愆匡胤拜受命而退却說漢後主自即位後以蘇皇
后故加封逢吉太師之職橫行朝廷內外官僚皆懼之一日
文武朝見畢後主降玉音駕幸南院看牡丹有司得旨即擺
列儀仗後王駕臨院中時值四月見牡丹花猶未盛開以問

全像有宋志傳

五卷

逢吉喝令



綁縛匡胤

匡胤偷飲



金壺御酒

卷一百一十五

群臣逢吉奏曰：帝在日，設立御構欄，以備遊幸。因藩鎮多事，以致罷閑。值今外國無警，陛下可命大臣監修原所舊院。栽植奇花異品，以供陛下避暑之樂。後主聞奏大喜，即着趙司空為監工官，重修御構欄。是日君臣各散，只說趙司空領旨起發。人夫修整御構欄，有趙匡胤亦隨人工，看修御院。來到廳上，被蘇逢吉看見，即令左右拿下，怒罵之曰：殺我愛卿之賊！今日又來此也！喝令綁縛解朝廷問罪。人報知馮丞相，連忙進見逢吉，曰：匡胤雖該死罪，皇子新即位，已有赦文頒布天下。彼今投赦而回，太師若罪之，恐他人不安。非朝廷恤罪之意也。逢吉怒乃息，因令放之。匡胤即便走出北及趙司空知之，正煩惱間，人報公子已至。弘殷罵曰：我分付汝休與人見之。今日若非馮道長在此，汝一命難保矣。匡胤曰：大人為國家監工，兒子當得代事。今既見之，則彼恨消矣。從後無妨。弘殷曰：再後休得來此。匡胤乃退。時御構欄將近修理三個月，將踢毬場、翫景樓、雲閣、聽樂臺、遊樂苑、栽花園一應修完。匡胤尋地徑入院中來看，果是好景致。但見花卉群英，開爛熳，令人飲食味馨。匡胤遊看，到東殿，乃漢王坐息之所。見石桌上五色牡丹花，開得紅鮮可愛。匡胤走去，先折一枝，插在頭上。見左廂鋪設御食，有金壺一隻，厨人皆不在。匡胤持起金壺，將酒飲去一半，走向前金校椅上，端然坐下。少刻時，趙弘殷與馮丞相來到。弘殷見匡胤在御椅上坐，又插牡丹一枝，驚得魂飛魄散，提起笏，擎頭打去。匡胤拋開，荷從後苑走去了。馮丞相連忙掩住弘殷口，曰：此事只有我爾知道，不泄於外，便罷。忽報蘇太師來視御院，二人退避。蘇逢吉進入東殿，見牡丹花去了一朵，御食案上金酒壺，敬側怒問守官崔慶壽，誰人在此戲弄朝廷之物。慶壽固辭不知。逢吉

守官崔慶壽誰人在此戲弄朝廷之物慶壽固辭不知逢吉

卷一百一十五

主臣共臨



構欄歡飲

怒曰汝領看守之職尚推不知喝令左右綁下慶壽抵諱不
過只得一道知逢言聽罷激怒逕入官中奏知後主後主
降勅拿下趙司空押出午門斬首馮道急奏曰趙匡胤犯罪
司空本不知可念其有修御院之功乞陛下赦之後王乃止
命崔慶壽守禦軍捕捉匡胤回奏匡胤已逃走出城不知去
向逢吉仍奏出榜文捉之後主准奏是日駕幸御構欄君臣
盡歡而散數日澶州李令公報到有清涼院八角店鉄統寨
太歲庄荷四姑倡惑作亂寇打邊境甚急後主聞奏大驚召文
武商議馮道奏曰潘鎮各擁重兵不宜輕調蘇太師可押兵
前去征討帝問逢吉曰此行非卿不可逢吉奏曰臣荷陛下
深恩當得前行帝大悅即加封逢吉為內外都招討使毀前
都尉李效能為先鋒守衛兵馬使黃洪為救應統領十萬雄
兵前征逢吉得命出朝於演武場中操練諸軍克日起行兵

李效能大



戰荷四姑

馬離汴京迤邐望澶州進發時值十月天氣北風驟起但見
萬山紅葉霜容重 閉塞鴻聲旅夢中
大軍一路無詞來到澶州界安下營壘聲息傳入太歲庄荷
四姑聽知朝廷兵來與荷三姑之令連相議曰今朝廷差蘇
大師領兵來到其人戰陣不諳我當出奇兵勝之三姑可領
步卒二千埋伏於榆林岸金蓮領馬軍五千襲其寨後我自
率弱兵迎敵誘其入深處聽軍中砲響齊力攻擊必獲全勝
矣三姑等依其計各引兵去了次日荷四姑全身貫帶引眾
兵出太歲庄平川曠野列下陣勢對壘漢先鋒李效能驟馬
舞刀立於門旗下大罵曰倡亂潑賤安生邊釁今日天兵到
此若不速降殄汝等無遺類矣荷四姑大怒舞雙刀縱馬盪
衝南陣李效能提刀迎戰兩馬相交四下喊聲大振二人戰
上數合荷四姑馬便走效能勒馬急追蘇逢吉中軍望見

荷四姑飛



刀斬效能

驅兵掩擊荷四姑引漢兵追至榆林岸放起號砲岸邊伏兵
齊起荷三姑一騎飛出將效能困在垓心兩下來攻漢兵大
亂效能突圍而出荷四姑勒回馬擲起飛刀將效能斬落馬
下蘓逢吉招轉追兵營內火焰冲天金鼓齊鳴王金蓮率兵
殺來逢吉不敢恋戰與黃洪演圍而走漢兵死者不可勝數
荷四姑合兵一處直追二十里乃收軍還庄得其輜重衣甲
無算蘇逢吉收殘軍走保土城拆去雄兵三萬殺死大將李
效能驚得垂首喪氣堅守不出遣使赴汴京求救兵差人尋
夜到京奏敗兵折將之事後王急召眾臣商議馮道出班奏
曰既蘇太師戰敗朝無良將陛下可命澶州李懋招募雄壯
以敵反逆後王允奏即下命遣使詣澶州傳旨使臣領旨
到澶州軍中宣示李令公拜受畢與眾將議曰荷四姑有妖
法部下皆太原勁兵蘇太師戰敗命我招募以待敵寇澶州

鄭恩趙匡



胤來投軍

近來成兵老弱只恐無人來應帳下親軍使施勇進曰英雄
散於藩鎮何處無之義旗一建必有忠勇者出矣令公勿疑
李懋依其言即張示榜文於四門立起招募旗數日之間豪
傑爭應鄭恩趙匡二人逃難到澶州聞此消息即來應募
李令公看趙鄭英氣軒昂問其從來匡胤道知本末令公大
喜君能平得荷四姑救得蘓太師下官當力保舉匡胤拜謝
不上半月間招得精兵五萬李令公親臨教場騎馬射箭試
有弓馬閑熟者充為指揮使惟有趙鄭武藝超群令公表趙
匡胤為正先鋒鄭恩為副先鋒各掛了印趙鄭領職而行將
軍士分作二營駐札次日匡胤與鄭恩議曰荷四姑出入之
路甚多來往不常以致官軍被其所誘汝將本營軍馬屯于
大潭吾單騎去探太歲庄路徑徐圖進取之計鄭恩然其議
匡胤自去緝探不題却說荷四姑大勝漢兵一陣每遣人來

四姑與王



金蓮議計

澶州打探消息回報李令公用趙匡胤鄭恩二人為將部領
募兵於大潭安營四姑聞報即與王金蓮等商議王金蓮曰
匡胤乃花袍子弟大潭去蘇家庄一望之地蘇一娘姿色極
麗我與荷三姑往見之先定計捉獲匡胤軍中若無此人必
不能成事也荷四姑大喜金蓮即日與三姑來到蘇家庄見
了蘇一娘道知其事一娘曰用何計較方引得來金蓮曰令
人於軍中播說彼聞大姐有此姿色必定來此一娘然其計
差使喚人於關津去處粘着帖子云

澶州蘇一娘
美麗絕於常
堪愛櫻桃口
風流一種香

三姑智賺趙匡胤
鄭恩大破鐵統賊

是時匡胤密探兵勢歸至半路見舍傍有帖子道其事匡胤
問行者曰蘇一娘正在那里行者指示其處匡胤單馬來到

三姑智計



賺趙匡胤

庄前將馬拴於柳樹上戎裝而入正值蘇一娘王金蓮荷三
姑相與議論有認得者報道趙匡胤來也金蓮三姑故意走
進房中匡胤與蘇一娘相見畢因問曰適間入去者是誰一
娘曰是小妹見貴客來到而避不知貴客何方人氏匡胤不
隱道知本末一娘暗喜曰此蠻子該死也乃陪過笑容問公
子貴幹匡胤曰到此日午一來寄食一食二者聞大姐名色
特來相訪一娘笑曰難得公子到此何謂寄食即令使喚人
備下酒食相待匡胤亦不辭連飲幾盃不覺日晚蘇一
娘因令王金蓮出來相陪金蓮見匡胤故作含羞之態匡胤
見金蓮姿色亦羨乃曰野花偏有色村酒醉人多一娘曰今
夜着小妹陪侍公子安歇匡胤曰軍務事緊急吾乘夜即行
一娘苦苦留住匡胤不得已暫宿一宵不知荷三姑在裡面
準備停當匡胤正待解戎裝自覺心動驚疑不定寶劍未敢

匡胤揮劍



殺死金蓮

鄭恩箭射



張彪落馬

離身徑入金蓮房中，惟置孤燈一盞，在几上不見一人。匡胤抽身出房外，荷三姑手執利刀，突進匡胤，大喝一聲，拔劍斬落房下。王金蓮怒叫捉賊家人，立脚不定，被匡胤揮劍殺出。正遇王金蓮二人，聞上數合一劍，從項下墜過，金蓮屍首兩分。眾人皆走，匡胤不甘心復殺入來，捉住蘇一娘及其女花素娥，用索縛了，放起火燒着庄所。鄭恩營中望見火起，遣軍來探，見是匡胤放火，叫眾軍把蘇一娘解回營中。鄭恩迎着匡胤，匡胤把殺荷三姑事說知。鄭恩驚曰：若非大哥心靈險，被陷於機，弄也。次日，匡胤遣人解一娘素娥入澶州去了。與鄭恩商議出兵。鄭恩曰：大哥看視地勢如何？匡胤曰：賊路叢雜，難以進攻，只有鉄統寨，或可以取。鄭恩曰：小弟引本部先取此寨。四姑知王金蓮等消息，必來迎戰。汝以大軍待之。匡胤從其議。鄭恩即引馬軍一萬來攻鉄統寨，守寇張彪、李虎

聽得亦引眾迎敵。兩下擺開隊伍，鄭恩橫刀勒馬，出而罵曰：狂寇速宜納降，猶保不死。尚爾抗拒，死在目前。李虎大怒，挺鎗躍馬，直取鄭恩。鄭恩舞刀交還二人，戰上數合，李虎敗走。鄭恩驟騎急追張彪，一騎飛出，抵住再戰。張彪又敗，鄭恩按住刀，弯弓搭箭，一矢正中張彪頸後，奮身落馬。李虎回騎來救鄭恩，大喝一聲，揮為兩段。正是

一時豪傑成何事，千古冤聲怨落暉。

鄭恩驅兵掩殺賊眾，死者無數，追入山寨，焚其積聚而還。歸營見匡胤道：知殺死賊首，焚其巢穴之事。匡胤大喜，正待遣人報捷，忽李令公差人來報，今有一彪軍馬在澶州城下，駐札。令公不知其故，召將軍還回。匡胤聞報大驚，乃分付鄭恩守任營柵，自引步騎五千，來到澶州城下。只見一彪軍馬甚

是雄壯，匡胤單馬向前，那軍中一將為首，勒馬當先，認見

匡胤兄弟



商議出兵

趙匡胤忙叫曰尊兄別來無恙匡胤滾鞍下馬那軍中七人齊齊進前乃張光遠羅彥威石守信楊廷翰李漢昇周霸史理匡胤問列位賢弟因何到此張光遠曰近聞澶州招募士以防國難訪得老兄在此處故舉人得來相從匡胤大喜即令開着城門先入見李令公道知其由令公曰既是足下一夥人請來相見匡胤出引衆人入見令公令公看張光遠等威風凜凜人物軒昂喜不自勝即着與匡胤同收荷四姑匡胤等既退次日領衆兄弟商議出兵匡胤曰近聞荷四姑有邪法汝衆人雖防其飛劍遣人約知蘇達吉一同進兵有詩為証

士卒紛紛去若流

征雲瀟灑敵澶州

克徒兢起刀兵

大將驅馳三鼓收

周霸傷臂



翻身墜馬

全錄南宋志傳

平川曠野排開陣勢欲來報仇對面趙匡胤全裝結束坐於馬上大罵惑亂邪巫速宜跪拜馬前留汝殘生若激天兵一怒可草不留荷四姑亦罵曰殺我至親今日捉來滴血祭獻吾妹匡胤大怒正待親戰傍邊轉過一將曰看吾擒此潑賊乃周霸也挺鎗躍馬直取四姑四姑仗雙劍迎敵兩騎相交戰到深處有詩贊曰

好似韓盧追病兔

恰如猛獸逐羸羊

堪嗟兵刃相迎處

變作征夫死戰場

周霸與四姑戰上數合四姑佯輸遶陣而走周霸不捨勒馬追急四姑較其來近擲起飛劍將周霸左臂劈傷奮身墜馬李漢昇一騎馬跑出救歸本陣四姑回馬復戰張光遠怒曰不斬此文流何以雪耻舞刀縱騎與四姑兩下鏖戰二人閉上數合四姑按任寶劍取出九股索望空絆來將光遠兵刃

四姑突圍



駕空而走

二姑躍馬



迎敵光遠

連任拖下馬來石守信看見彎弓架箭一矢正中其索光遠
跑馬而走楊廷翰掉斧驟騎而出曰狂婦敢來再戰兩軍結
任陣脚四姑仗劍躍馬復出陣前廷翰守信雙戰四姑四姑
力戰一將並無惧怯趙匡胤看見二將戰四姑不下躍馬挺
鎗冲殺過來四匹馬攪作一處嘶殺喊聲雷動箭如飛蝗鄭
恩馳後軍掩至將四姑圍在垓心賊兵披靡四姑不能抵敵
突圍而走鄭恩追近前一刀劈落但見火光迸起狂風大作
漢兵不能開目一伏時候荷四姑駕空走去匡胤乃收軍還
營四姑引敗眾回見二姑道知漢兵勢銳不能抵敵二姑曰
當出奇兵勝之吾引五千騎先出汝引一萬騎襲其營牛高
牛豪二人領步眾埋伏八角店引漢兵入伏中前後夾擊必
獲全勝四姑然其計分撥已定克定明日交鋒哨馬報知趙
匡胤匡胤召眾兄弟商議張光遠曰明日再戰憑我眾人武

藝管取此妖婦匡胤曰四姑非止會邪法亦善能用兵昨
日之戰已約蘇逢吉出兵不見半力之助欲待坐觀勝敗而
已我等若有疎失反致其讒如今之計先須伏其邪法然後
破之易也石守信曰吾聞此法惟有汚血能掩之着令軍士
多取狗血候交兵之際一齊放發可以掩之匡胤然其計乃
遣張光遠打初陣鄭恩次陣自押後救應眾將領命而行次
日平明荷二姑揚旗鼓噪列眾於虎眉山下對面張光遠一
騎先出罵曰昨日戰敗如何不早納降二姑曰誤輸與汝特
來報仇也光遠舞刀躍馬直奔二姑二姑舉流星鎚迎敵二
人戰上數合二姑勒馬便走光遠揮兵追擊中陣鄭恩繼進
二姑見漢兵急追且戰且走入八角店地面二姑放起號
砲如天崩地裂之勢兩下伏兵齊起牛高牛豪二騎當先殺
出光遠勒回馬而戰一姑回兵掩來將漢兵困在伏中光遠

李漢昇生



擒荷二姑

力戰透不得重圍正在慌中鄭恩一騎殺入迎着午高只一合斬于馬下殺入圍中救出光遠二姑率騎兵乘勢追擊石守信遶陣而出正遇二姑追來守信接住交鋒閉上數合從傍轉過李漢昇橫衝其中將二姑生擒於馬上牛豪魚騎奔走石守信一矢射落馬下傳言石守信善射此可見比及荷四姑襲漢兵之後營趙匡胤一軍未動被周霸圍住攻擊聽知前軍已敗正要作起妖法逃走漢軍取出狗血望空撒去四姑走上二丈之地後墜陣中漢軍併向前捉住賊眾殺死者不可勝計匡胤合兵一處攻入太歲庄掠其積聚放火烧燉空廬而回眾人都集軍中解過荷四姑二姑等匡胤着令檻車囚了分遣張光遠攻襲清凉院等處賊黨皆不戰而走於是各寨賊寇悉皆平定匡胤乃議班師解寇首入澶州李令公親自出郭迎接匡胤入府中賀慰之曰公子已建大功

令公回朝



獻俘奏捷

下官當面見後主保奏匡胤曰一者賴令公之福蔭二者仗諸將之齊力小可何功之有令公曰足知公能何必過謙因令大設筵席犒賞諸將時蘇逢吉已知匡胤平定剿寇先自班師去了人報知李令公即與匡胤議曰君與諸將守澶州我自入軍報捷見後主面陳公子之功匡胤領命次日李令公引從騎二千人解押荷四姑荷二姑等赴汴京一路無詞遙望京城不遠李令公將人馬屯札城下正值後漢主設朝群臣朝見畢李令公執簡當會奏知平定清凉院等處剿寇荷四姑擒俘以獻○漢王大悅下敕將荷四姑等押赴市曹斬首號令李令公又奏曰蒙陛下命臣招募勇壯以救國難臣募中得匡胤鄭恩等宣力王事建立大功乞陛下擢用之以勸其後漢主允奏正待頒下聖旨蘇逢吉奏曰臣監兵在外親訪得征勦劇寇非趙匡胤一人之功彼得曠君之罪陛

弘肇抽鉄



簡打逢吉

逢吉點軍



圍殺弘肇

下赦其不誅之罪幸矣陞擢用之則不可也史弘肇聽罷含
恐不過怒曰獻讒之賊先帝被汝欺罔今又來侮新君耶抽
出鉄簡望逢吉劈頭打來逢吉躲之不迭額角致傷血流滿
面帝意令衆臣勸解馮道當攔住逢吉憤怒奏曰先帝有
言不許廷臣帶寸鉄上殿今弘肇以鉄簡臨陛下之面辱臣
當得何罪弘肇奏曰先帝許我專打佞臣漢主曰汝二人看
朕分上逢吉朕之太師弘肇國之元老因命馮丞相邀出與
二人和氣馮道等承旨既退李令公徑回澶州不題

蘇逢吉擅權秉政 費博古課決興王

却說蘇逢吉回至府中憤怒不消與心腹人林柰商議要報
其仇柰曰聖上是太師之婿朝廷號令誰敢不從今夜密遣
軍人數百將史弘肇府圍了詐傳一道聖旨稱有曠君之罪
全家斬首報此仇足矣逢吉大喜曰若得事成吾重賞汝即

點下衛軍五百是夜二更時分着林柰引衛軍將弘肇前後
門圍了火把齊明喊聲大振弘肇府中聽得即登牆觀望見
外面火光中林柰所開外門大叫史弘肇犯罪聖旨着令全
家誅戮家人聽得各四散奔走弘肇正出遇親吏李崇矩泣
曰恩主急走兵已入內矣弘肇曰承吾志者汝也同死吾禍
無益汝可速走崇矩即踰牆逃去弘肇復挑身走入被林柰
趕進前一刀砍下衛軍併入府中不分老幼盡行誅殺可憐
史弘肇忠義之臣一門悉遭枉死靜軒有詩嘆曰

執銳披堅志亦勤 讜言被禍實堪憐
漢君賞罰由權宰 寧有山河不裂分

林柰既殺盡史家抄掠財帛府中爲之一空回報蘇逢吉天
色微明逢吉曰事不宜遲即整朝服入奏漢王史弘肇與魏
府謀反臣接得邊報恐事機漏泄夜來部衛軍全家誅之以

逢吉朝服



入見蘇后

漢王聽蘇



后赦逢吉

除後患漢王聞奏大驚曰史平章先帝元臣今無証驗而戮
 彼一家何以塞群臣口漢王言罷拂袖而入是日為之輟朝
 群臣聽知此消息無不嗟感只是懼他權勢不敢劾奏逢吉
 歸至府中召林樂議曰今日聖上甚怒於我倘群臣齊奏何
 以抵諱其罪樂曰太師勿憂可輕身親見蘇娘娘必有保太
 師之計逢吉然其言即日見蘇后道知其事蘇后曰史弘肇
 有功於朝廷太師作事如何不三思逢吉曰今悔之無及蘇
 娘娘善覷方便蘇后曰太師且退王上若到吾自有方畧逢
 吉辭而出適漢王駕幸宮中蘇后迎入坐定帝因與蘇后對
 席而飲見后面有憂色問曰愛卿何故不悅后跪對曰臣飲
 我王盃中酒難解梓童心上憂漢王笑曰莫非為太師之事
 乎蘇后曰正因妾父得罪於陛下恐致上怒妾憂不能庇之
 也漢王曰卿勿慮朕明日視朝降勅赦之蘇后謝恩酒闌後

辭不覺景陽鐘動漢王促駕設朝文武班齊漢王即降旨獨
 赦蘇太師殺史平章一家之罪逢吉接旨叩首謝恩群臣愕
 焉逢吉奏曰臣以史弘肇謀逆魏府故為陛下誅之昨日邊
 報魏府招募軍馬克日要入汴京遣人打探果有是事今潘
 鎮擁重兵者莫如魏府若不早除則為患日深耳帝意未決
 以問眾文武馮道與趙司空奏曰魏府先帝創業之臣豈有
 反逆之理陛下宜降制慰之宣其入朝稱有國政商議彼若
 即來決無此事持疑不赴徐訪察之漢王允奏即降旨遣使
 臣徑詣魏府宣讀詔曰

朕自即位以來兢守洪業邊陲莫安思爾潘鎮之臣惟爾
 魏府為最又先帝社稷之臣也今特降勅召卿赴闕商議
 國政聞詔之日即宜就道以慰朕懷
 郭威聞詔即與監軍王峻行營都指揮使曹威等商議赴闕

王朴諫威



忽一人進曰元帥此行必難再回衆視之其人生的面如傅粉唇若硃塗微露幾根青鬚乃東平人也姓王名朴字子伯深知兵法且兼陰陽筭數無不通曉為郭威之謀士威曰君言此行難回有何高論朴曰近日蘇太師族滅史平章一家朝廷無人言之恐潘鎮問罪故有敕旨來宣先拘下元帥再加兵外討若隨使而往正墜奸人之計也威曰若不去則有違命之罪當何以辭焉朴曰元帥亦宜上表辭以契丹入寇不能離鎮且看上意如何郭威然其議即命王朴作表遣人隨使赴京進上表文曰

勿赴京師

下三般朝



典詣魏府

臣聞守基業者施政令而不隳用重臣而踈權臣有昔高祖肅孝皇帝弘啟首運佐命之臣雲合景從洪厯俊偉者則有史弘肇之徒元耀曠下者則有馮丞相之儔澤潞一戰馬到成功民心所屬遂登天位宋度享國半途傳與陛下自陛下收元以來未聞善治邊塞日起終南山之寇頻息荷四姑之亂始寧守臣抱疾在鎮未能輒行差人特表奏聞乞念臣重寄救其不赴之罪陛下厲精圖治政事問諸老臣藩鎮遵命國家幸甚漢主視表罷以示群臣逢吉奏曰不出愚之所料矣郭威明有反意不敢赴闕特上表以謗陛下也宜發兵討之帝問誰可為將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黨助逢吉者奏曰若發兵討之必有他變郭威重義之臣陛下再遣使賚三般朝典藥酒一壺紅羅七尺寶劍一把若仍拒命不來再興兵未遲漢主允奏即制下三般朝典遣供奉官孟業為使賚詣魏府孟業領命而行却說郭威自表奏漢主後心不自安日與王朴議論其事朴曰若要決疑今城東費博古推占有驗吾與公素服密往問之郭威然其言遂換去公服與王朴出府來轉過

郭威王朴



東街正見費博古閑坐肆中朴完與相見博古答禮問公是誰朴曰小人有恩主特來訪先生推占前程一事不敢擅進博古聽罷即出肆來邀郭威入肆中坐定博古見威一表不凡即將卦影來檢了寫着四句詩道

百個雀兒天上飛

九十九個過山西

內有一個路破脚

大梁城裏賃馱騎

郭威一見費博古寫了此詩自道他卦影上分明寫出我姓名極是靈驗博古曰此卦大吉乃乾卦飛龍之象利見大人若不為君他日亦是近君之兆也只是目下有一場大虛險過此後即當建大業也郭王二人聽能愕然即日辭博古徑回府中王朴進曰費先生之占有準公不必致疑看朝廷再有何議徐定大事也郭威曰一鎮之地成得甚事術士之言不宜深信惟盡吾忠而已王朴乃退數日人報朝廷遣使臣

微行占卦

郭威跪聽



宣讀詔書

齊詔來到郭威出帳跪聽其詔曰

朕以大信立國懲勸藩鎮惟爾魏府郭樞密恃重權以自負有違詔命今遣供奉官孟業齎到草詔朝典三般如仍前稽延不赴隨取首級來獻

郭威聽罷接下詔書邀孟業進入帳中坐定孟業備道天子責怒之意郭威曰吾罪本有仍再進表雪明其冤當就臺街之戮業曰下官臨行之時天子立要回報若待侍中再上表則吾之罪亦難免矣郭威沉吟半晌仰天嘆曰吾與史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事勢至此怎敢偷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級以獻天子言罷提起藥酒正待入口柴榮以目視王峻史彥超二人彥超會其意向前劈落藥酒一時間毒氣冲起人不敢近有詩曰

昏王聽讒逼鎮臣

齎來鴆酒氣妖氛

魏府諸將



陳所見

當時不是英雄士 郭帥應為泉下人
王峻捉了孟業囚繫獄中郭威曰爾輩囚監天使抗違詔命
要置我於何地柴榮等齊進曰天子幼冲此必佞臣所為我
輩願從公舉兵入朝蕩滌鼠輩以安朝廷郭威曰吾罪未便
至死若如此行則後世以我為反臣也不如隨便赴闕自訴
縱有不測亦得與史弘肇齊名參軍魏仁甫曰公乃國之重
臣功名素著加之掌領疆兵據此雄鎮一旦為讒臣所陷非
說詞所能辨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死副軍趙修已亦曰公
不若順眾人擁兵南向此天授也不可失之郭威曰諸鎮各
擁重兵區區一隅之地恐難成事柴榮力言曰大人在魏府
歷有年矣糧可支給數載精兵猛將不下數萬義旗一建勢
如破竹何患諸鎮之多也郭威見眾將各陳所見不得已乃
議舉事靜軒有詩曰

郭威分遣



諸將出師

霸業出來要佐臣 蒼天有意屬新君
群情本為生民計 一語英雄入帝宸
十一月郭威軍事已備留魏仁甫趙修已鎮守魏府令王朴
為參謀史彥超為先鋒王峻為監軍柴榮為前後救應自帥
大軍在後分遣已定克日出師兵馬陸續望渭州進發消息
傳入汴京漢王聞知大驚急聚群臣商議蘇逢吉奏曰陛下
勿憂臣舉一人可破魏兵也帝問是誰逢吉曰兵馬使高辛
周智勇雙全名望素重使一柄大捍刃上陣如飛敵人不敵
近軍中號為高鷄子陛下若付之以征伐之任必能成功矣
帝允奏即宣進辛周親封內外招討使之職領京軍十萬前
退魏兵辛周領旨而出即日開着帳府調集將佐與王臯劉
閔等議曰魏州之兵不比他鎮郭威素得眾心所守必固所
攻必剋汝等若遇交鋒權當謹慎忽一人厲聲進曰大人長

今錄宋史傳

八五卷

四

高辛周領



他人之志氣滅自己之威風小將不才願生擒郭威來獻衆
視之其人面如棗色貌若靈官使一柄火英鎗有萬夫之勇
乃辛周長子高懷德也進前開大言要充先鋒之職辛周曰
汝實稱此職即着掛了先鋒印次子懷亮為副先鋒劉閔為
監軍分遣已定次日一聲砲響大軍離了京城望南路征進
但見

旌旗遮着乾坤暗

劍戟森屯日月昏

高辛周有押堅兵後應馬上見軍容可掬口占二句道若有
汴京高鷄子那怕同臺郭雀兒此言鷄能擒雀也大軍來到
宜秋山下駐札

高辛周滑城鏖兵

史彥超封丘大戰

軍退魏兵



高懷德大

之曰聞高令公已督諸軍馬自南來吾欲保全汝等當其
何不奉行前詔吾死且無所恨諸將流涕言曰公不負國家
國家負公耳吾等願效死爭先彼高辛周何足懼哉忽哨報
漢兵列陣邀戰郭威下令誰先見陣史彥超王峻出口吾二
人先挫漢兵一陣郭威乃撥步軍三萬與之彥超王峻披掛
齊全率步軍出城於平川曠野擺開陣勢對面漢先鋒高懷
德橫鎗勒馬立於門旗下大罵曰爾等不守本土互相謀反
可早回兵猶延性命恣生貪心死在旦夕史彥超亦罵曰吾
今十萬大兵入爾無入之境誰敢嬰鋒若知天命早早迎降
不失富貴敢來拒抗徒自取滅亡耳懷德大怒挺鎗躍馬直
取彥超彥超舞刀交還三馬相交兩下納喊二人戰上十數
合不分勝敗北陣王峻看見彥超戰懷德不下驟馬提刀遶
陣而出南將高懷亮手舞雙鞭跑馬而出抵住王峻交鋒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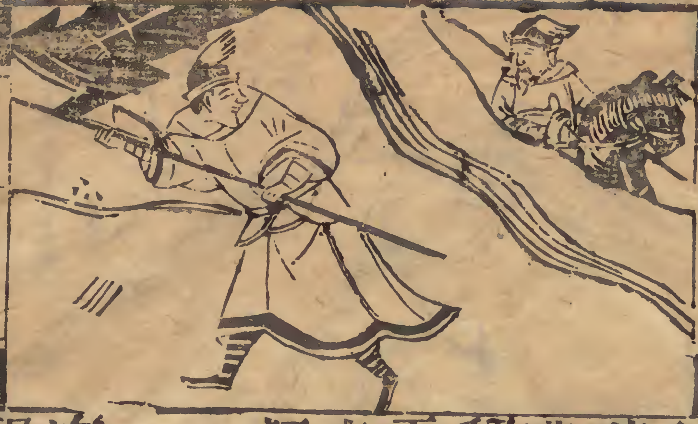
戰史彥超

陣而出南將高懷亮手舞雙鞭跑馬而出抵住王峻交鋒四

辛周出帳



仰觀天象



夜奔幽州

走馬攪作一團南北陣結住塵兵懷亮賈個破綻落荒便走
 王峻勒騎衝入懷亮較其來近綽起軍鞭喝聲中王峻眼亦
 快側面躲避過早從左臂打落王峻負痛急走高辛周催動
 後軍乘勢攻擊史彥超力不能抵棄敵跑回魏兵大敗死者
 甚衆王峻彥超引敗兵走入滑州見郭威道知高辛周二子
 英勇莫敵郭威大驚曰初陣即敗何以拒敵兵柴榮亟進曰
 勝敗兵家之常來日再戰當以奇計勝之郭威下令諸將監
 守營壁却說高辛周戰勝一陣召二子分付曰汝眾勿以一
 陣之勝而怠軍務郭威老將善能用兵今夜猶當謹慎也二
 人應諾而退是夕北風凜冽月明如晝高辛周步行出帳夜
 聽各營刀斗無聲已近三更時分辛周仰觀星象見帝星朗
 然魏營滑州城中旺氣疑聚如雲不覺失口嘆曰漢天下當
 威該魏州郭公應時而起也使天命有歸我輩安能奈彼

何哉急召二子入營中議曰吾察星象新主已在目下矣我
 父子不早為許禍必及身不如將本部軍馬逃走幽州以觀
 時變懷德曰大人所論不差奈有監軍王臯劉閔等在何以
 逃得辛周曰吾自有計策即遣人請王臯二人來議曰夜報
 魏州兵暗聚封丘汝二人可拆去宜河浮橋屯兵據岸而守
 吾父子出七里店以禦魏兵王劉二人應允自歸營中準備
 去了高辛周父子三人并部軍一萬漏夜逃奔幽州有詩為
 証

烽火聲聞戰壘屯
 辛周雄畧任超群
 望中預占興王氣
 解甲抽戈已識真

次日哨馬報入魏營中郭威持疑未定復令史彥超哨探回
 報只是個空營即目漢兵拆去浮橋駐札于宜河岸皆言高
 辛周父子走過北番去了郭威曰辛周智勇之將莫非有謀

郭威出營



看視地勢

故移營以惑我軍也王朴進曰以吾術數占之辛周走去是實此人幼與我同師深明星象之術彼知天意有在遠逃避難是見机而作之徒明公但進兵勿疑郭威聽罷大喜即下令離却滑州大軍直進宜河對岸下寨漢兵堅壁而守魏軍不能進前郭威親出營看了地勢一廻進入軍中召史彥超謂曰今值隆冬水皆淺涸汝引步兵一萬於上流頭密密而渡抄出漢兵營後埋伏待敵兵一出軍中砲嚮可乘機攻之彥超領計去了威又喚過王峻曰公引老弱兵一萬從水淺處而上渡彼見有人渡水必出兵迎敵吾引大軍從下流裝起浮橋而進王峻亦領計前行威分遣已定令健軍各取木筏遇交兵之際結成浮橋登岸只說王峻引老弱兵一萬揚旗鼓譟殺過南岸王臯聽得笑曰不曉兵法之徒自取滅亡即與劉閔商議吾引精兵三萬乘其半渡而擊之郭威必從

彥超斬劉



閔于馬下

下流造橋而過汝引一軍對岸迎敵必獲全勝劉閔部軍去了王臯率軍砍營而出王峻步兵已渡一半見漢兵出迎即令眾軍一齊發矢王臯亦令軍對射忽下流喊聲大振郭威親提大軍已登南岸與劉閔兩下鏖戰魏軍中火砲連發响透山川史彥超領伏兵殺出南兵之後兩下夾攻劉閔知中了計急跑馬走回正遇彥超只一合將劉閔斬于馬下漢兵大敗殺死水中者不可勝計王臯見營後大亂知魏兵已登岸亟率殘騎逃走汾州去了郭威合兵一處進屯河岸得其降卒二萬餘人輜重盈甲無算徐議進兵却說漢主聽得郭威軍至河上頗自悔悞私謂左相竇貞固曰當彼舉事太匆勿如今奈何貞固奏曰魏兵聲勢甚銳陛下宜急詔兗州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開封府尹侯益等部兵入守京城漢主允奏即遣使於二處宣示慕容彥超正在飲食得使者賚

彥超帥府



調集諸軍

軍進引兵



埋伏赤岡

詔米到遂投其筋即日帥兵徑赴汴梁朝見漢王漢王慰諭之曰今因郭威自魏府舉眾友叛如入無人之境禁中之事煩卿衛護彥超曰臣視北軍猶蝼蟻耳漢王大喜曰功成之日當以郭威官爵相處慕容彥超稱謝而退侯益亦入朝奏曰臣有一得之愚願陳與陛下得知切謂魏府戍兵家屬盡在京師不若閉城自守出其軍人妻屬登城以招之人人思家可不戰而勝也漢王曰卿此策亦妙朕當與慕容彥超議之侯益乃出次日慕容彥超開帥府調集諸軍中官承旨以侯益之計道知慕容彥超笑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耳怎能挫郭公遠來銳鋒哉即遣索文俊為前鋒劉重進為監軍自帥堅兵在後大軍出屯七里店忽報魏兵已來到封丘慕容彥超問魏軍主兵者是誰人對參謀決計則有王朴之輩斬堅入陣則有王俊之儒其餘擊旗登城執銳爭先者不可勝

計慕容彥超聽罷拊髀長嘆曰此亦勁敵未易破也遂下令堅壁莫出時魏兵長驅而進慕容彥超軍中諸將皆請出戰慕容彥超曰魏兵勢氣正銳若逆而戰之必無勝理今與諸君清野堅營而守伺其志怠擊之一戰可以成功也索文俊曰朝廷倚節度為安危敵兵臨境而為退縮之計使軍士見魏兵之勢膽先寒落是自取敗亡也尚何望哉劉重進亦勸進兵慕容彥超乃下令着索文俊先見初陣劉重進引精兵一萬埋伏赤岡引敵兵入穀中前後掩之必獲全勝文俊等各依令而行却說郭威大軍到七里店哨報漢兵列陣邀戰威曰誰先迎敵柴榮進曰不才願往威曰與汝騎兵一萬用心前去史彥超曰既公子出戰小將亦請同行威大喜曰得汝相助甚妙柴史二人領兵於平川曠野列下陣勢遙見南陣一將湧出怎生打扮

柴史二人



排列陣勢

柴史被圍



走奔窩林

頭戴紅纓嵌寶盔身穿綉錦刺花袍左脇下插幾根鑿山
狼牙箭右脇下掛一張透石寶雕弓護身簡金光燦爛貼
腰刀冷氣侵人手執斬將大捍刀坐下盤桓樹陣馬正是
慣戰能征英傑士 扶王定國烈男兒

乃是前鋒將索文俊橫刀勒馬出于門旗之下罵曰反亂之
寇有勇者出馬交鋒此陣中柴榮全身貫戴跑出陣前打扮
亦不弱

頭頂着鮮閃閃白銀磨水盔身披著鉄錚上唐鏡視鱗甲
一張弓不離左右幾根箭常在腰間定邊刀起一道寒光
冷氣能戰馬生一對火眼紅睛正是

魏府有名潘鎮服 周朝後代帝王孫

柴榮驟騎舞刀大罵無名監子限死目下尚敢拒敵天兵耶
文俊大怒挺鎗躍馬直奔柴榮柴榮舉刀迎戰兩下金鼓齊

鳴喊殺連天二將戰上十數合不分勝負史彥超縱騎提刀
跑出陣來相助雙戰文俊文俊佯輸退陣而走柴榮勒馬追
之彥超曰公子休入深敵雖防伏兵柴榮猛省急勒回馬劉
重進伏兵齊起殺出赤岡將柴榮圍在伏中索文俊勒轉騎
逆擊魏兵大亂史彥超力戰保着柴榮衝透重圍慕容彥超
再出一支生兵橫衝魏陣為兩截柴榮單騎走奔窩林索文
俊率輕騎追之柴榮慌忽林裡立着一個壯士叫曰尊兄急
躲過柴榮認得勒過馬文俊恰趕到其人一矢正中追將坐
馬文俊番落草場從騎急扶起而走柴榮亦不追趕跳下馬
來見其人乃韓通也因問賢弟為何到此通曰近聞魏兵到
封丘人情怕懼小弟有母在城特往問候遇兵阻道未能
前進偶見大兄被追故躲在林中救之榮曰此天幸其遇也
即邀通來見郭威以史彥超敗歸不知榮去向正在驚慮

郭威設計



埋伏精兵

兵亂被殺



文俊重進

間過榮回來大喜問其所奔之地榮曰被急騎追至高林得
故人韓通一力相救郭威深謝韓通之德通曰小可有至親
在城中不敢久留威遂遣人送出軍營召諸將議進取之計
王朴曰昨夜太白星橫行於斗牛之間應今夜有誰人入營
明公若伏兵防之漢兵走不出機穽也郭威聽罷以手加額
曰使敵人果來天交我等成功也即分付王峻引步兵一萬
離營三里埋伏候火起即殺進王峻領計而行又喚過史彥
超曰汝部馬軍一萬多設火炬待敵人出寨抄出放火焚燬
之彥超亦引軍去了郭威分遣已定裝下一個空營自與柴
榮等率精兵於營外埋伏

漢後王縊死佛寺

郭彥威兵變滑州

却說慕容彥超既勝魏兵一陣索文俊曰郭威之眾雖銳其
來跋扈無心戀戰今夜可乘其疲劫奪北營必無不克慕容
彥超曰郭威深曉兵法且兼王朴術學之精若中其計悔無
及矣文俊曰都依節度之論天下惟郭威一人而已今日之
戰弃甲而逃善用兵者如是哉若依吾計成功較易重進亦
說此計可行慕容彥超乃下令着索文俊引步兵一萬從左
攻入劉重進率馬軍一萬從右抄進吾部中軍策應分遣已
定文俊二人各引兵而行將近二更左側文俊步軍口各銜
枚重進軍馬摘去銜鈴悄悄到北營遙望見軍中燈火燎煌
更鼓明利文俊謂重進曰此回定破北兵也重進然之二人
已臨營邊令軍士吶聲大喊一齊奔入文俊首先殺進却是
一個空營大驚急令後軍勿入重進知有準備下令眾軍休
慌忽北營外伏兵齊起火炬齊明騎兵塞野而進萬弩齊發
南兵大亂文俊一騎拚死殺出正遇着柴榮二人火光中戰
上教合不防郭威一騎從後殺來只一刀將文俊斬落馬下

慕容彥超



殘兵奔歸

彥超斬逢



古日落馬下

重進潰圍而走王峻當頭阻住大喝曰賊將休走重進不敢
 恋戰驟騎斜衝出王峻追進前一鎗刺中咽喉而死漢兵
 死者無數比及慕容彥超知中計營後火光燭天史彥超一
 軍殺出慕容彥超嘆曰監子幾敗國事矣遂不戰率殘騎奔
 歸兗州去了天色微明郭威已獲全勝得其降卒二萬餘人
 進屯七里店漢主聞慕容彥超軍潰計無所出寢食俱廢急
 召蘇逢吉入定國計逢吉曰事勢瀕矣陛下只得親征臣監
 衛軍保駕漢主允奏入後宮稟知太后太后泣曰先帝披荆
 棘而取天下傳位與汝不思帝業艱難聽信讒言激變魏府
 今不早發罪已之詔又將親征倘有不測陛下之駕復能返
 乎那時置汝母於何地漢主默然而出太后又遣中官諭之
 蘇逢吉力爭曰陛下不親臨戰陣則軍士志墜臣等亦無死
 所矣漢王不得已乃下命以侯益為監軍蘇逢吉為前鋒御

駕親出玄武門迎敵遙望見魏兵雲屯霧集銳氣甚盛漢兵
 見了神氣皆散北陣中湧出一員將家橫刀勒馬乃史彥超
 大叫南將何不迎降敗勢敵來爭鋒哉前鋒蘇逢吉挺鎗躍
 馬立於陣前怒罵皆逆匹夫今日御駕在此尚不投拜仍敢
 揚威耀武自來送死耶軍中有認得的指言此人正是害史
 弘肇一家者史彥超聽罷怒激氣湧舞刀徑取逢吉逢吉舉
 鎗還戰兩馬相交南北吶喊二將戰上數合逢吉力恰撥回
 馬跑入本陣彥超奮勇追來中軍侯益正待出兵助戰郭威
 催動後軍圍合而來漢兵大敗侯益不戰遂倒戈迎降逢吉
 單騎逃走史彥超那裡肯放追至河口阻住去路被彥超一
 騎飛到斬于馬下靜軒有詩曰

恃恩媚主勢橫行
 惹引干戈入帝廷
 陷害忠良身被殺
 應知天理報分明

漢王自縊



彥超擄了首級復馬殺回漢兵潰散無遺只留從駕軍二千
餘人隨漢王走回玄武門被軍慰使劉銖堅閉城門在敵樓
上射下箭來幾中漢王左臂漢王驚慌無地急回縛走至趙
村後面喊聲不絕追兵已及疾忙下馬走入白雲寺解下腰
綵於佛廊下自縊而死在位三年壽二十而漢亡矣按傳說
漢王走入百姓家為亂軍所殺宋賢有詩曰

怠於國政事荒亡

漢祚由來不保長

逆語一朝宮裡出

義旗忽向北邊揚

臨時調遣謀何及

近關交迎勢莫量

縊死佛廊深可恨

江山今已屬何王

郭威乃收集各軍駐于玄武門外史彥超進上蘇逢吉首級
威曰仇人今已報矣令將懸於旗竿號令遣人追究天子去
向人報漢王已自縊死于白雲寺中郭威嗟感不止郭威

郭威請太



后立儲君

邊所刺雀兒漸與珠上禾黍相及入見柴大人夫人令郭威
覽鏡照道你記得爹上見相士說你雀兒啄着黍時必為天
子今雀兒相近了富貴來迫公宜自重威深然其言次日帥
兵自迎春門入諸軍入京城大掠捉得劉銖李業囚之於獄
將蘇逢吉家屬在城中者盡屠戮之次早威令柴榮諸將分
部禁止剽掠至日晡乃定郭威素服入哭漢王遷其梓宮於
西宮王峻請曰隱帝不君傾覆社稷請如魏高貴卿公故事
葬以公禮郭威不許謂俊曰倉卒之際吾不能保衛兼輿使
之自縊罪亦大矣奈何賤君之位以快私怨乎此吾之所不
忍峻然其言威帥百官往太后宮中奏太后曰先帝晏駕請
早立儲君以主社稷太后乃下詔曰河東節度使劉崇忠武
節度使劉信皆高祖弟也武寧節度使劉贊崇之子高祖養
以為子開封府尹劉勳高祖的兒子也其令百官議擇所立

太后臨朝



垂簾听政

詔旨既出郭威王峻入見太后請立開封尹劉勳為君太后曰劉勳久患羸疾不能起立何以臨朝因令左右以卧榻昇劉勳出以示諸將諸將信之乃別議所立威與眾臣議欲立劉勳為君百官表請於太后太后下詔遣太師馮道詣徐州迎取劉勳翌日郭威帥百官請太后臨朝垂簾聽政威奏曰劉勳有拒君之罪李業曹黨惡之名乞太后早正典刑太后曰二人罪不容誅即令押赴市曹斬首號令訖不兩日間有河北路進奏報道契丹入寇屠戮內丘陷殺饒陽太后聞奏大驚急聚群臣商議群臣皆奏太后宣威入問之曰契丹舉兵入寇殺陷守臣煩卿帥兵禦之威曰臣食君之祿當效其取也太后即下詔以郭威充南北行營招討使范質為樞密副使二人部精兵五萬迎擊契丹郭威等得旨點集將佐克日出維汴京望河北進發不題却說馮道晉謁命到徐州宣

劉贊輿駕



赴京即位

讀畢劉贊跪受即請道入堂上叙問議立之事馮道具其所由以對且曰朝廷不可一日無君娘上待殿下來到即日傳位贊訪知詳細乃留右押衙鞏廷美教練使楊温二人鎮守徐州次日備辦輿駕指揮使張令超馮道等發徐州迤邐望汴梁而行在路儀仗皆如王者之制左右參見盡稱萬歲車駕將近滑州宣示威諸將受命皆惶顧不肯下拜私相語曰我等破陷京城之日屠掠京都數日不止今復立劉氏為天子諒若問罪則全軍被戮吾黨無遺類矣莫若早自為謀毋待臨期受禍悔無及也王峻曰機會難得明日即去稟知不由樞密不為我等之王矣眾將然其言次日平明鼓罷三通郭威下令兵離滑州王峻率將士伏馬前不起威曰汝等有事但說今特遮攔馬前欲舉何意王峻曰今中國無王我等從侍中征戰縱立得功勞有誰怜念譬如在河中時血戰幾

軍士山呼



萬歲郭威

王峻遣崇



威拒劉贊

番危急中與侍中幾乎性命不保今侍中既入京城復領職
而出若朝廷立劉氏則我將士屠陷京師已與劉氏為仇必
不保矣我等但有反叛而已侍中能自保富貴乎威曰若有
吾在仍立劉氏為天子不敢加誅於汝等也且當効力朝廷
以圖功賞史彥超大呼曰上下皆佞臣能有幾個與侍中心
同必立侍中為天子方保無憂矣威聽罷將轉身走入宮中
王峻等即將黃旗裂斷披于郭威身上共擁其馬不得行眾
軍山呼萬歲聲勢振動原野即日回兵趨歸汴梁威不得已
乃遣人進上太后表曰

臣郭威為軍士所迫徒取不義之名請奉漢宗廟事太后
為母仰京城官民安心生理一如舊制毋得妄生驚疑
郭威軍至七里店消息傳入京都左和寶貞固告報文武同
到七里店上疏勸郭威即皇帝位威辭曰新天子已遣使迎

取不久當到汝眾臣且待見太后面議不可苟且行事貴國
又請見太后威恐太后見疑將軍馬駐留封丘門不進適有
河東薛王遣判官鄭珙奉使至京師出見郭威郭威曰煩足
下回達劉節使威無異心某肯做天子立多時矣復自指頰
示使者曰自古豈有雕龍花項天子也厚待鄭珙以歸王峻
聞威對使之言慮事有變探聽得劉贊已到宋州遣着崇威
將馬軍七百人前往宋州拒住劉贊休與他入朝崇威領諾
帶軍來到宋州城下人報知劉贊問有多少軍馬來報者
曰七百餘人贊曰此必有可疑急令人閉了城門贊親登城
樓問曰公提兵此來有何主意崇威對曰滑州兵變郭侍中
遣小人來此宿衛以保大王非有他意也劉贊信之即着開
門召崇威登樓執威手垂泣曰不幸國家多變聽信讒佞致
宗社傾亡今日事已至此為之奈何崇威曰郭侍中不負高

董高勸續



劫取崇威

令超率衆



歸降崇威

全像南宋志傳

全像南宋志傳五卷終

祖皇帝委託保無他虞請大王安心贊然之崇威既退有許州判官董高入見贊曰臣視崇威動靜舉措似有反心道路行者皆言郭侍中已稱尊御極而殿下深入不知回駕將及禍矣為今之計宜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乘夜將兵劫取崇威軍馬畧載睢陽金帛募士卒投北走歸河東彼新定京邑人事倥偬未暇調兵追我待彼來追則我之巢穴成矣殿下宜早圖之贊曰郭侍中一心狗國縱肯負我豈肯負高祖之恩猶豫未決是晚崇威密見張令超說曰今朝廷無主人心已屬郭侍中公何不早歸朝以取富貴而乃恋着懦弱天子終無益也令超曰公言是矣吾當率所部以歸次日令超率衆歸崇威營贊聞之倉卒大惧朝中又遣人催馮道先歸馮道入辭贊先行贊泣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太師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事危急太師何以教寡人道默然不對客

將買貞以目視續欲令劉續殺馮道續不從令馮道出貞怒拔劍追之續急止之曰汝輩不得草草無預馮公事耳貞乃挿劍入鞘馮道既行崇威領步軍譟呼擁入府門將劉續遷移外館居止侍從人怡慌崇威走入擒住董裔董裔大呼曰汝挾逼天子將造反耶崇威不答一刀斬於階下賈正拔出長劍來聞被威步軍執向前亂砍殺之時侍衛軍官劉福夏昭度等皆死於難靜軒詠史詩曰

五季君臣事可哀 征塵蒙蔽汴梁臺
早知事勢能亡命 莫使徵書引駕來

二十一

百官見后



請立郭威

新刻全像按鑑演義南宋志傳卷之六

起周太祖廣順元年辛亥歲是歲凡五

國三鎮至周世宗顯德元年甲寅歲

首尾凡四年事實

薛王怒斬李少尹

劉崇遣使結契丹

崇威既劫了劉贊遣人漏夜報知郭威郭威乃遣百官入宮
中覓太后定議所立群臣皆表請立郭侍中為皇帝以安社
稷太后允奏即日差使臣黃仙芝傳誥命詣宋州廢劉贊為
湘陰公令郭威監軍國事仙芝領命而行不題時內而百官
外而諸侯皆上表勸郭威即真稱帝威辭而不受威軍營有
步軍將校章京因醉揚言曰何者滑州馬軍可向前扶立令
公威聽罷命斬之深責於諸將王村進曰漢社不守勢使然
也今營中軍校從公奮起魏府披堅執銳攻克京城其志為
何若令公不從眾意專以義居使眾人一朝解散權屬他人



郊受漢禪

悔無及矣維令詳察焉威不吝忽中官奉漢太后勅誥特寶
來到就南郊築登極壇七設三級按天地人每級十二梯按
十二月壇側建大旗二十四面按二十四氣擺列齊備吉日
百官詣郭威居第擁郭威登壇身穿著赭黃袍上加袞服頭
戴冕旒旒皆十二旒郭威儀服已畢學士院宣讀告於皇天
后土拜受冊命畢眾臣擁登寶位齊備山呼萬歲定國號曰
周是為周太祖皇帝制曰

朕周室之裔號我之后國號宜曰周改元為廣順元年大
赦天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毋得收斗餘稱耗舊所進
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重天福元年以前刑
名決遣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錐沒家貲唐高莊明
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官一人薦享守

遣使賞詔



頒行天下

宣赦已畢遍行天下周太祖追念史弘肇無後乃召弘肇親
吏崇矩入內訪問親族崇矩奏曰史平章被屠之日親族在
內無遺類矣只有弟史弘福今尚存太祖遣人宣召史弘
福盡撥弘肇財產與弘福襲其後授以教練使之職弘福謝
恩而去太祖立柴榮為皇子改姓郭其餘將佐舊臣並封贈
廢蘇后為庶人請漢太后李氏居西宮上尊號曰昭皇太后
○按李太后極賢初知遠稱帝晉王帑藏空虛無財帛可以
賞軍有司奏請行下限括民財歛以充賞李夫人諫曰陛下
因河東開創大業登極之後未有惠澤下及百姓先行聚歛
奪其生生之業甚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妾欲輸宮中
所有以勞軍士賜與雖不多但令均及人可無怨知遠聞言
大悅盡出宮中所儲犒設將士中外悅服時朝廷制儀已定
漢之國祚遂為周太祖郭威取也

李驥夫婦



引頌受刑

劉崇即位



衆臣朝賀

却說河東薛王聽得漢祚已滅郭威稱帝欲謀舉兵向關忽
 鄭珙歸奏郭侍中議立劉贊即位以承漢統決無自取之意
 薛王大喜曰吾知郭公信義人必不負高祖也少尹李驥進
 說曰郭公犯順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待
 徐州殿下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必爲之所
 賣耳薛王怒罵曰饒舌腐儒離間吾之父子喝令左右推出
 斬之驥大呼曰吾負經濟之才爲庸夫謀事一死固自甘心
 但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薛王并其妻斬之靜軒有詩斷曰
 謀事先須顧可謂 嗟君徒有濟時才
 未終數日知消息 地下誰教驥眼開

不數日宋州報到劉贊已廢爲湘陰公郭威自立爲帝劉贊
 正行歸河東半路被周軍弑了薛王聽罷拍案憤恨曰吾不
 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即聚衆臣商議親軍都指揮副使李
 存審進曰大王據有河東沃野千里用武之地當先稱帝以
 屬民望然後資吾地之財賦募天下之英勇霸則揚旗南向
 復展漢基不然亦不失爲天子矣薛王從其議乃即位於河
 東號曰漢周乾祐年號據有十二州却是

- 并州 汾州 忻州 代州 嵐州 憲州 隆州
- 蔚州 沁州 遼州 石州 麟州

劉崇既稱皇帝除判官鄭珙趙華同平章事次子劉承均爲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除李存審爲代州防禦使呼延廷爲諫
 議大夫歐陽衍樞密副使分遣已定鄭珙等帥衆山呼萬歲
 稱賀崇謂之曰朕以高祖皇帝之業一旦墜地今日稱尊皆
 出於不得已我是何等天子汝曹是何等將相鄭珙因請立
 宗廟崇曰不須立廟只如家人祭祀禮可矣乃爲李驥立祠
 于城東歲時祭之消息傳入汴京周太祖與文武議曰薛王

薛王遣使



契丹主



沐律哥領

兵助薛王

卷之六十五

自立朝廷新政之初未暇征伐只宜勅令各鎮脩飾戎伍以防南下之兵王峻奏曰陛下此策極善然河東限界契丹彼若效晉故事舉兵同來則邊境不寧亦可慮也太祖然其言日與群臣定議征伐之計是時劉崇打聽得周主欲起兵來伐即召眾臣商議長子劉承鈞曰大遼契丹兵精糧足父王若效石敬瑭故事求援北朝後興漢室何惧周兵來伐哉崇大喜曰吾兒所見甚高即遣謝彥光奉使往契丹國借兵彥光領命徑詣大遼來見契丹主具知東漢王之意契丹主悅曰深恨郭威自立不與我國知道既汝主肯效晉主所為當起傾國之兵相助彥光回奏知劉崇劉崇聞命喜不自勝使鄭珙為報聘使將金銀各一千兩段帛一千疋致書稱姪請契丹主行冊命禮珙領旨詣大遼見契丹主奏知其事契丹主悅而受之復遣潘聿然到河東冊命劉崇為皇帝仍差大將述律哥領精兵二萬前來相助劉崇既受契丹主冊命又得相助軍馬即與群臣商議南下趙華曰乘今汴城初定潘鎮未固陛下舉兵親行一戰可以成功劉崇然其議着令承鈞監國克日帥兵二萬離晉陽與述律哥揚旗鼓譟南下時九月盡間西風驟起草木黃落有詩為証

南征北討幾屯營
胡鴈聲中旅夢驚
落木蕭蕭風正急
不堪鼓角過長城

薛王兵到晉州與述律哥三面置營圍攻守晉州者巡檢使王萬政指揮使史彥超二人商議拒敵超曰北兵正銳難與爭鋒只宜深溝高壘以守遣人告急於周主待救兵來合勢戰之必獲全勝萬敢然其計即遣人星夜赴京都告急自與彥超等分兵堅壁拒守却說周太祖得晉州告急文書即遣大將王峻領兵二萬救援晉州詔諸軍皆受王峻節制以聽

王峻領兵



便宜從事不必奏聞于朝王峻得命即日部領軍馬離汴京望晉州進發但見

旌旗到處鳥成陣

劍戟行來笋出林

大軍至陝州駐營遣人打探晉州動靜回報未曾交兵王峻遂逗留其師旬日不進北漢王與契丹兵晝夜攻城邊報雪片告急周王聽知王峻不進大驚曰救兵如救火晉州有燒眉之急王峻逗留不進兵有何至見即遣使與王峻道知欲自將兵馬取澤州進發與峻會合救晉州下詔約以三日離大梁使人領首徑趨陝州道知王峻得詔謂使者曰吾非淹軍不即救晉州自有定見矣汝速回為主上道知吾意

藥元福大破遼兵

周太祖新征兗州

使人復回見周王奏曰王王將有言晉州城壘堅固契丹二國卒攻不下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須老其師以待其衰

救援晉州

王峻聚將



商議進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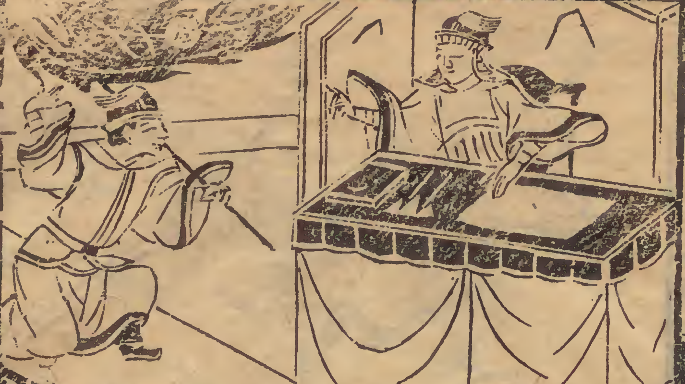
耳陛下卽位方新濬鎮未能心服切不宜輕易而動萬一車駕出汜水地則慕容彭越乘虛引兵入汴則大事去矣周主聽罷大悟曰公若慢言幾失成策也即日下詔罷親征之兵遣人傳示王峻王峻卽集諸將議進兵謂指揮使藥元福曰離晉州二十里地名蒙院山勢極惡若使北兵據之吾眾無計可施汝引步騎一千先去打探一回吾明日大軍隨後而來元福應命而行次日王峻兵離陝州望蒙院不遠元福入軍中回報並無一人據守王峻私喜曰吾事濟矣下令前鋒急進大軍到晉州就于和縣南屯下寨柵着軍士休兵秣馬堅壁不戰却說北漢王連攻晉州一个月不下與述律哥議曰晉州城郭堅完史彥超等按甲不出今軍中糧草已盡倘汴京救兵來到何以迎敵時述律哥部下皆思歸乃曰吾亦憂慮此事不得其計言未罷哨報王峻部領精兵來救晉州

王峻斬述



律哥馬脚

元福教場



綵練軍馬

卷之六

約定城中明日早出兵交戰劉崇驚曰若不走必遭擒矣述律哥部下先自奔潰是夜燒了營壘連夜追去次日王峻兵入晉州眾將都來參見史彥超曰契丹糧食已盡乘其去未遠若遣輕騎追之必得全勝王峻乃遣藥元福康延沼各引馬軍二萬分路追之藥元福一軍追至雲屯隘望見契丹之眾正在會食周兵揚旗鼓譟一時殺進述律哥急上馬舞刀與藥元福交鋒二人戰上數合元福一刀斬斷述律哥馬脚墜落崖下述律哥得盔甲不死爬山而走部下陷落隘谷而死者不計其數元福令人催後軍急進康延沼畏懦追趕不上故北漢兵得以渡河而去元福疾聲謂延沼曰劉崇氣衰力憊狼狽遁歸不乘此時翦滅必為後患延沼曰地勢不熟恐有復兵且回軍徐圖進取適遇王峻又遣人令諸將收軍不可深入元福等遂回述律哥走至河東土馬十七五六自

引殘眾回大遼去了北漢主因這一番挫沮遂重飲十二州之民財百姓皆貧內供軍國調遣外奉契丹歲幣賦後煩重民不聊生諸將解體百姓離心往亡逃歸周境矣廣順二年正月周主已得晉州捷報下詔調回王峻等商議發開封府民夫五萬修築大梁城壘旬日而工役俱畢遇周太祖視朝近臣奏知慕容彥超發民丁為鄉兵多設戰守之備欲造謀反周太祖曰此賊若叛吾擒之易矣即勅藥元福統帥諸部署曹英都監何訓共合兵四萬討慕容彥超元福等得旨遂下教場中操練軍馬克日出師臨行周太祖謂曹英何訓曰元福朝之宿將素有重望汝一人無得以軍禮見之當以父輩事之曹何頓首領命而退次日藥元福帥眾將起發汴京望兗州征進大軍一路無詞來到兗州界駐下營柵城中慕容彥超聽知周兵來到即與親軍劉積議曰藥元福深知兵

敬權兵



屯下邳

元福活



捉敬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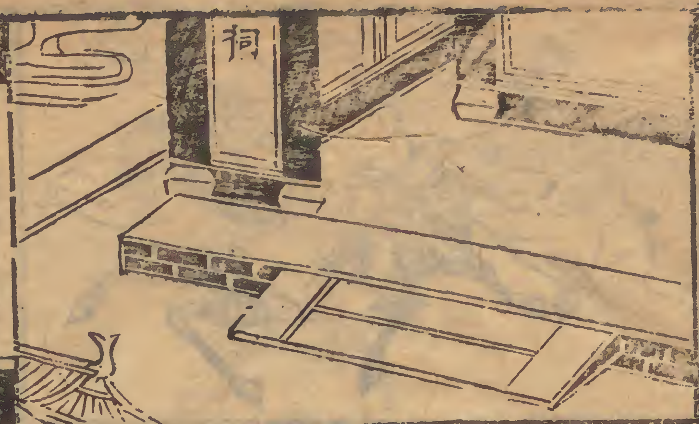
法且部下精銳不如堅壁而守遣人赴南唐求救許以退得
周兵則以兗州歸附劉積曰此計甚妙小將願往求救慕容
彥超即修下書與劉積出城星夜赴南唐見唐主道知其由
唐主從其請乃遣大將燕敬權率兵一萬去救兗州敬權得
旨即日部兵離南唐來到下邳屯札藥元福聽得南唐出兵
來救彥超與何訓議曰南唐之兵脆弱易破彼今恃為有救
助不自揣量也吾明日出軍先擒之使彥超膽落不戰而敗
也何訓曰公所論甚明然亦不可令救兵入城次日藥元福
於平川曠野排開陣勢對壘南唐將燕敬權橫鎗勒馬立于
門旗之下元福驟馬出問之曰慕容彥超及臣也汝南唐何
故党其惡出兵援之敬權曰唇齒之邦不得不救汝周天子
何為反漢耶元福大怒舞刀躍馬直取敬權敬權綽斧迎戰
兩馬相交二人閉上數合不分勝敗元福佯輸跑馬走回本

陣敬權曰破此匹夫以壯城中之威勒馬追來元福引入陣
中按刀輕舒猿臂活捉敬權於馬上何訓曹英兩騎齊出
殺得南唐兵旗幟亂落棄甲拋鎗死者不計其數劉積不敢
戀戰單騎走入城中慕容彥超專意指望唐軍救援忽見劉
積殺敗而回急召入問之劉積曰南唐遣燕敬權引兵來援
已被周將擒去矣彥超大驚計無所出人報周兵進逼城下
將唐將擄縛以示彥超乃集官屬會議退敵之計有判官崔
周度上書諫曰

周度切謂魯詩書之國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
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况主上開諭諄勤苟
撤備歸忱則坐享太山之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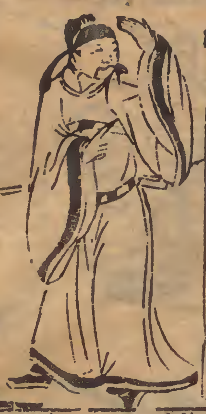
彥超得書大怒謂崔周度曰如今乃英雄角逐之秋豈可以
詩書禮義言之爾欲為周郭威作說客耶遂將周度拘於獄

彥超立



祠禱星

張祁城下



曉諭彥超

中有術士黃文度道鎮星行至角亢分野正是兗州之地其下有福人應世若立祠禱之必得大應兆也彥超大喜即於城南立祠為禱星之計信任文度為軍師議與周兵交鋒劉積曰周兵盛銳若與迎戰決無勝理不如嬰城以守俟其食盡自當退去矣彥超然其計與劉積張英等分門而守按甲不出却說藥元福以彥超不出兵分遣諸將作長圍攻之差人解燕敬權見周太祖太祖令解其縛以厚禮待之留數日遣送歸國敬權臨行太祖令其以慕容彥超之事傳示唐主敬權領命歸至南唐以太祖之言奏知曰叛臣天下之所共惡也令助彥超攻中國得非助桀為虐乎非計之得也唐主聞言大慚即日遣使赴京師上表謝罪周太祖得表大悅厚慰使者還而與馮道議曰慕容彥超之叛曹英等出師攻及二月餘日竟無成功朕欲自將親征何知道曰

醜如釜中之遊魚耳今陛下天戈所指猶太山之壓卵行將授首也太祖然其言即日下詔親征以王峻為前鋒王朴為軍師着皇子郭榮監國太祖分遣已定次日車駕離了汴京迤邐望兗州進發時值初春天氣但見

砲響馬嘶芳草地

鼓聲軍過杏花村

大軍一路無詞行至兗州界駐下營壁藥元福等朝見周主問曰卿率軍征討慕容彥超稽延日久軍費耗甚如何不盡心攻拔元福奏曰兗州城郭堅完彥超守具整備連月不出戰臣無計可施周主曰朕今御駕到來必須平復而回卿等用心立功元福既退周主遣判官張祁於城下諭之曰君守此危城欲為誰乎今周主御駕親臨君能保乎如肯納降非止免罪亦不失於富貴矣彥超大怒彎弓於城上射之張祁急走回報知周主彥超不肯降伏周主怒曰反賊何所恃敢

何訓刺劉



積於馬下

慕容彥超

如此放肆即檄召諸將分道進兵元福等得令督軍進攻城下喊聲雷動金鼓不絕慕容彥超倉遑失措召文度謂曰爾說鎮星行至角亢其下有福人應世乃立祠而禱之今官軍四面夾攻鎮星何不出氣力以相救爾為我禱告鎮星來神兵相援事捷之後當有厚賞文度依命懇告數日周兵攻擊甚急文度謂彥超曰鎮星許有必勝之兆明公但出戰管有神助也彥超信之次日率兵一萬與劉積開城出戰藥元福見城裡兵出列開陣勢慕容彥超橫刀躍馬立于城門下元福謂之曰公部下不滿三萬餘人敢來與十數萬之精兵戰平彥超不荅辨刀縱馬直衝南陣元福正待親戰後隊轉過曹英何訓二騎齊出各舉兵器迎戰彥超本是名將與曹英鏖鬥二十合不分勝負劉積充出助戰何訓舉方天戟抵住交鋒不兩合何訓一戟刺劉積落馬夾攻彥超彥超不能支

投井而死



部下將士開門出降官軍統進大掠時民間財蓄被彥超搜括已盡軍士憤怒俘殺居民萬計周太祖車駕入城恨百姓為彥超死守欲屠其城學士竇儀聽得即與范質謀曰王上

百戰功勳不憚勞

英雄已死成何事

兗州城外殺聲高
寒鳥秋深下堞壕

實儀范質



新得天下方收降附若盡行屠戮殊失中外百姓之望明公何不出一語諫之全活一城生靈便是活佛出世也范質然其言與儀俱入行宮見周太祖曰首惡慕容彥超二人耳今既投井而死兗州百姓皆赤子一時迫於脅從豈得已哉聞陛下欲屠其城臣以為殲其渠魁脅從赦之可也昔漢高祖圍魯城怒其不下欲舉兵屠城聞弦歌之聲以為聖人鄒魯之地不忍加害陛下不能為漢高之所為耶周太祖感其語遂赦之

契丹主舉兵入寇

周太祖怒貶王峻

令人獄中取出崔周度謂之曰彥超若聽公言不致有今日矣周度曰小人不能庇吾主之生是為臣不忠也望陛下念其漢之舊臣收而葬之使小人亦得報恩於萬一也周主大悅曰公不負慕容彥超豈負朕哉遂從其請將彥超屍首傍

諫周太祖

周太祖親



出具衣冠葬之時六月初一周太祖親幸曲阜魯名在齊州謁孔子祠拈香下拜左右止之曰孔夫子乃陪臣怎可受天子之拜周太祖曰汝何如出此言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有國家者敢不敬乎竟下拜之又幸孔子墓設拜仍下勅禁百姓不得入孔林採樵使從臣訪求孔子顏淵二家子孫署曲阜縣令及主簿不在話下數日周太祖詔下班加封周度為指揮使鎮守兗州車駕起離回汴京大軍上路

前軍人唱凱歌聲

後陣馬敲金鑼聲

回到禁城周太祖登寶殿集文武官班分立於金階之下群臣進表稱賀太祖曰藩鎮擁重兵為觀望計者不獨慕容彥超二人而已河東薛王結連契丹欲幸中原有故必乘虛入寇當得重臣撫鎮朕之宵旰可少減矣群臣皆奏此任惟皇子郭駿下可行餘將難當此職也太祖曰卿等所舉甚善即

謁孔子祠

述律哥屯



兵五里屯

郭榮遣人



表奏太祖

日下勅授皇子郭榮為鎮寧節度使沿邊巡撫修飾兵戎以防契丹榮得旨徑領命而行不題是日朝散樞密使王陵素與郭榮不睦聽知除授撫鎮出外不勝之喜私自謂曰朝廷已去皇太子其外不足慮也自是有欺罔朝廷之意却說大遼契丹王設朝集文武議舉兵南侵以報晉州之耻老將太師溫與蕭翰奏曰周太祖深得民心鎮臣皆名將難以侵攻陛下可養威積銳乘寡而起此為萬全之計也契丹王不從仍遣述律哥率馬軍二萬南下述律哥得令即日部軍出大遼望冀州進兵來到五里屯地名下寨守冀州者胡英彥聽知契丹舉兵南侵即與騎軍頭目曹福議曰大遼軍馬已近州城值夏末秋初天氣其眾勁利若與之戰難保必勝只得嬰城而守彼不奈煩自當退去也曹福然其計因與英彥分兵而守按甲不出述律哥軍臨城下見南兵清野堅守無計可施一連圍攻三日不止地營水皆滿軍馬多有死者會郭榮遣人至城下述律哥聞此消息即燬其營壘棄夜部軍退去三日郭榮遣人入冀州胡英彥參見畢榮慰勞之曰公能盡忠守城不戰而遁勝如一座長城矣英彥曰皆仗陛下之威風小臣何能之有榮因問沿邊攻守之計英彥曰邊民不遵國法往往有入契丹境界剽掠者致生兵端如今之計莫若沿邊設立屯戍禁止侵掠此為防邊第一策也榮大悅曰吾當入朝面陳其事因留止于冀州遣人上表奏知欲入朝有所建議之由差人領表徑赴汴京進上表章周太祖得表召群臣議之王峻奏曰殿下領職方出而契丹宵遁此機至難得者也陛下若允入朝則契丹復來邊患不能息也太祖然其計下詔遣使諭知有事再議不許入朝使臣賡詔到冀州宣示郭榮得詔悶且不悅與親軍使

郭榮蒙詔



赴京朝見

王峻不憤



罵周太祖

馬全義議曰朝廷不知立國九經之計如何不准吾入朝全義曰殿下此舉為安邊計屯戍之法唐初賴之以禦外侮今朝廷既委殿下撫巡事得專行不須回奏榮曰再遣使上表若仍不允入朝即議行之復遣使上表赴京奏知正值周太祖遣王峻行視決河未回因得郭榮表至乃下詔許令入朝遣使到冀州道知榮得旨即自帥所部赴京朝見奏周王曰臣領職巡視邊鎮冀州守臣胡英彥忠勤有退契丹之功近來沿邊之患起于既奸細民掠剽侵入遼境引惹兵端乞陛下勅唐初法設立屯戍來則禦之去則堅守使奸民不敢私入誠保安之全策也周王聞奏大悅即下詔議行之時馬全義從榮入朝召見周王指全義謂左右曰全義忠於所事昔在河中李守貞部下屢挫吾軍汝輩宜效全義所為也任補馬全義為殿前指揮使全義謝恩而退却說王峻在河口聽得郭榮入朝即必歸大梁上表奏逐柴榮出鎮外郡周王不允一日召群臣同擇廷臣各望素重者立為丞相王峻力薦顏衍陳觀二人有宰相才可充此職周太祖曰進退宰相不可倉猝俟更思之須有德望者可當相位峻見奏不准退而言曰以花項文身為君又何德望之有人報知周太祖大怒命武官將王峻囚於別所名馮道等入殿前泣謂之曰王峻侮朕太甚欲盡逐大臣權柄薦用新進翦朕羽翼朕惟一子郭榮峻行百端間阻無君如此誰則堪處今當問之極刑馮道奏曰王峻之罪不容於誅陛下須念首有倡義之功赦其一死貶之出外庶盡陛下優容功臣之德也周王怒解即日下詔貶王峻為商州司馬馮道等既退王峻聞命憤恚數日而死靜軒先生讀史至此有詩斷曰

倡義興王志亦勤

如何便把王權分

趙鄭澶州



參見

辛周疾篤



囑付懷亮

懷慚竟死遷官日

千古於斯恨已頻

廣順三年三月議頒赦天下有深罪自來首者免誅隱跡爲
觀望計者舉兵仗之制定遣使布告各鎮知道授封郭榮爲
管王仍兼澶州等處撫鎮節度使之職詔旨已下郭榮領命
卽日起發汴京徑趨澶州而進來到州城李令公迎接入府
中趙匡胤鄭恩榮都來參見畢榮一見趙鄭二人執手相勞
如平生匡胤曰一向別尊兄以來與鄭恩留止澶州近知新
王卽位無因朝見幸與尊兄相遇正應昨夜之佳夢也晉王
曰王上征禦契丹吾每欲遣人來請怎奈干戈阻道國事倥
惚以致遷延日月今日偶見甚慰平生也鄭趙不勝之喜晉
王因令排設筵席以相會之樂是日府中吹大播
府中相見晉王曰候吾入朝帶諸賢弟面奏受封匡胤稱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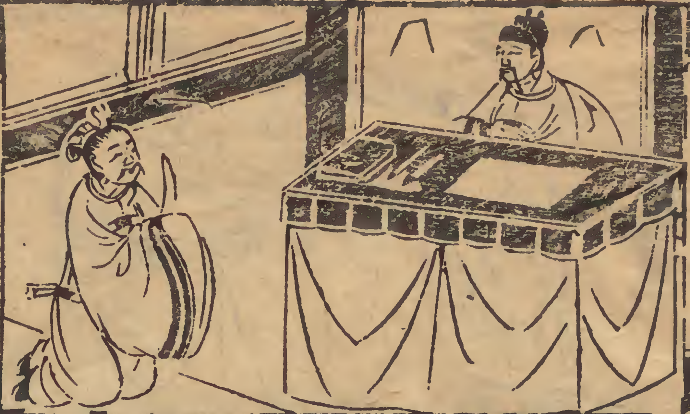
自是晉王駐軍澶州遣使入朝奏陞李令公之職差使領表
赴京不在話下却說周太祖赦文布告各鎮幽州高辛周聰
知與二子商議曰吾父子受漢深恩今新天子卽位我不能
爲國盡忠而乃投赦自首非人臣之道也不如投往大遼結
連契丹爲興復之計若事不成亦免被擒辱耳長子懷德曰
大人所議雖是時勢如此徒費無功待小人入汴京訪故舊
探察朝廷動靜若天子優容漢臣卽回見大人傾心事之亦
不失爲鎮侯若見契丹不允所謀受辱更甚辛周曰汝之所
見有理然事不宜遲卽當前行次日早懷德准備行裝辭却
其父望路逕赴汴京不題未及半月日高辛周偶沾急疾自
知不起分付懷亮曰汝兄若有好消息來則汝二人歸事周
王不然可投山後應州以取功名言訖而卒壽五十四宋賢
有詩贊曰

全宋文卷一百一十五

六

十三

馮道奏



保令公

匡胤鄭恩



解鞍沽酒

全錄南宋志傳

聖王龍飛虎將從
賢良會合古今同
堪嗟忠義勤王士
虛負征場百戰功

懷亮哀哭絕而復蘇隨宜備棺槨收斂葬訖留停幽州一個
月餘見兄無有消息到來知事不諧率所部投奔山後應州
去了却說周太祖設朝正與馮太師竇學士等議處邊鎮帥
臣能否接得晉王舉保李令公之表問馮道曰卿以李令公
何如人也馮道奏曰李令公善撫士卒深得將心故所向必
克陛下若重用之勝如一座長城也周主曰卿言深合朕意
即日下詔除李令公為登州節度使恩命既下眾臣朝散使
臣徑詣澶州傳旨李令公得命來辭晉王赴任欲請趙鄭二
人送至登州而回晉王召趙鄭問之去否匡胤曰蒙令公厚
愛今既要行我二人當得送赴任所庶盡往日之情晉王大
喜即日置酒與令公趙鄭送程酒闌席罷李令公拜別晉王

自與趙鄭一行人上路望登州進發時值深秋天氣但見
鴻鴈聲中愁羈旅
黃花滿路不勝情

李令公眾人行行了數十日來到登州不遠次日州城官吏各
來迎接令公入到城中升府堂坐定分遣一應公務事安撫
庶民中外皆悅留趙鄭於府中數日趙鄭將行來見令公曰
晉王在澶州出令要巡視邊鎮小可特來相辭令公曰吾視
汝二人吾不忍舍既晉王有事難以再留即日賜二人白金
二十兩錦段四疋發夫馬送二人起程趙鄭拜別出城登路
而行來到木林閑匡胤曰途中日熱前面有酒館我當解鞍
沽一壺與賢弟共飲三盃鄭恩大喜二人即下了馬匡胤騎
一疋係是白馬雄壯可愛繫在閑門首柳陰中鄭恩一疋黑
馬繫於右邊二人與夫從前到酒館中叙飲不題

柴榮澶州會匡胤

太祖南郊祭箕星

匡胤棒



打韓通

柴榮韓通



後堂叙舊

適有閔主韓通聽知晉王在澶州要去相訪與從騎正出閔來見閔前有馬二疋通問曰此馬是誰人繫于此間守閔吏稟知纔有二人過此往前面酒館中叙飲去留馬于此不知是誰通喜曰此白馬中我令軍校解下攀鞍便騎閔吏力稟此必官馬大人休惹他通曰怕他甚麼官馬竟跨着揮鞭便行從軍另牽一馬以隨一伏時聞趙鄭飲罷復回到閔前不見白馬一疋匡胤驚曰我馬是誰盜去擒住閔吏問之閔吏不敢隱只得直道道知匡胤大怒持木棒飛似趕去將近追上大叫偷馬賊休走韓通聽得有人趕到奮轉身弯弓架箭放一矢來匡胤眼快躲過其矢已空匡胤走近前一棒打落馬下鄭恩聞是韓通急走來曰大哥饒人此乃是韓閔主晉王故交也匡胤乃抽回棒若遲說些韓通一命難保匡胤當面叱他幾句韓通羞慚而去軍人牽過從馬與通騎着方知

打他的乃是趙匡胤也韓通懷恨不息尋夜來到澶州入見晉王邀迎入後堂坐定叙其平日之情兩相歡洽因道吾正待起發澶州只等趙鄭到此而行賢弟遲來又不得相會也通因恨匡胤要哄晉王起身詐道趙鄭與小人同過太清河渡溺而沉二人皆被水泔死吾得從人力救幸保無恙晉主聞罷大驚曰果如賢弟言乎通曰小人親目所覩豈有欺罔晉王一時悶絕從人扶入寢室通退出府中遇見李漢昇亦道其事漢昇曰大清河離澶州不遠既有此事豈無人來報知心下懷疑遂別通入視晉王晉王飲食俱廢顏色消耗漢昇光遠等慰言事有可疑王勿深憂言未罷人報趙鄭已回漢昇急出府迎見因道知其事且言晉王為兄寢疾未起匡胤曰若見此奸賊當即斬之竟入叅見晉王晉王得知趙鄭無事其病猛省出一身閉汗次日即愈起視堂中治事遣

晉王會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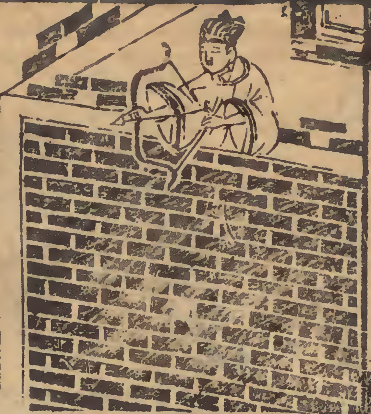
兄弟暢飲

人名匡胤入謂曰韓通雖是有失其言賢弟看我分上令來相見免致嫌隙也匡胤曰彼盜吾之馬不是鄭恩來說定要打死此賊今又於王面前欺罔我正要尋彼來証晉王力勸之李漢昇等齊言看王分上饒他匡胤怒乃息晉王着人請韓通來堂上與匡胤等相見通自覺惶愧進退不定晉王曰趙兄大量之人不記前仇汝但安心無慮因令設酒礼款待衆將是日晉王自主中席其餘依次列坐晉王舉盞在手曰難得今日會集諸兄弟機會亦不偶也雖寬懷飲之以盡相知之情匡胤等拱手稱謝飲至半酣忽報白日青天澶州城下水漲起十數丈城外居民盡被揜溺晉王大驚即令有司備下祭儀邀衆兄弟登敵樓祭賽河神晉王立于城楼上見水勢遠大大清河波浪騰空響聲如雷但見

白浪翻天連海島

巨波貼漢近天河

匡胤箭射



黃龍左肩

匡胤立在晉王背後見波浪中湧出一條黃龍騰身翻尾展爪揚鬚水勢爲之湧作而起匡胤指與晉王言曰王見水中之怪物乎晉王定睛觀之驚得痴呆半晌不能回言匡胤攬起衣袖奪弓架箭觀定其龍一矢射去正中龍之左肩那龍隨水而沒一伏時水勢盡退城外房屋漂去者無數晉王乃撤祭回入府中與匡胤等嗟呀其事時九月中旬也數日間汴京報到周主寢疾連日不視朝詔取晉王回理國事晉王得報猶豫不決小吏曹翰從容謂王曰大王國之儲嗣今王上寢疾大王當在侍傍躬嘗湯藥之職奈何猶治事於外耶榮感悟乃以州事委馬全義掌領即日同匡胤鄭恩離澶州徑赴汴京正遇周太祖在寢殿與王朴曰寡人數日前夢遊澶州經過城下被敵樓上紅臉人放下一矢中朕之左肩自覺負痛而醒陰陽官已報申時致成風痺之疾朴奏莫非陛

周王大怒



欲斬匡胤

下以皇太子之故致應是夢不足怪也言未罷近臣奏晉王已回周王聞奏急宣入寢殿慰問良久乃奏數日前澶州城下水勢湧起黃龍出現之事周王大驚正與彼夢暗合因問其詳晉王具言得趙匡胤一箭之功臣與同來朝見周王下命宣入匡胤匡胤隨詔進見拜伏於殿階下周王起視之大怒喝令軍尉將此人推出斬首軍尉正待擲下晉王進前救曰匡胤乃有功之人彼無死罪陛下何故斬之周王曰數日前夢經澶州射吾一箭者正是此紅臉賊也匡胤向色紅赤今朕見之要報前日仇矣晉王曰夢寐之事豈足深信陛下勿枉殺之王朴亦為勸諭周王怒乃解喝出軍中匡胤謝恩而退晉王留宮中侍疾每遣人出來安慰匡胤勿行匡胤得知進趙府探視父母弘殷與杜氏見着匡胤悲喜相半殷曰汝被罪出外今幸朝廷政令一新可與弟匡胤信計論古今休生外憂

周主散財



匡胤應命而退自是匡胤日與鄭恩匡信講論韶畧閑暇賜毬射箭俗傳蹴鞠圖像起於此也宋賢詩贊曰

君臣際會果無虞 適志優游建遠謨 未展風雲閑暇日 後人描出蹴圓圖

作福禳星

却說周王已沾疾頗重晉王將為祈禱之計召術士呂崇一問之崇一奏曰陛下聖躬萬福忽得此疾乃箕星臨分野散財作福以禳之周王允奏乃下詔命築圓丘社稷壇於六梁之南隅又作太廟於城西擇日親饗焉宗一既退築壇已備會有司奏以十月初一日享祭太廟周王疾未安勉強駕前詣祭享百官護從纔及一室不能跪拜而退乃命晉王代祭是夕周王車駕宿於南郊疾復大作幾至不救至中以乃愈次日群臣共挾登殿朝賀畢乃改廣順年號為顯德元年周王宣晉王判內外兵馬事時周王患疾群臣少得進

趙匡胤遊



戲龍樓

匡胤棒



打妖龍

元中夜恐俱及聞晉王典掌兵柄人心稍安周王在寢殿與
群臣議論治道適中密奏曰陛下日前祭享郊禮賞賜不厚
卑士皆有怨言周王聞奏召諸將至寢殿詰責之曰朕自卽
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瞻軍爲念尔輩怎不知之今乃縱部
下怨謗惟知怨朝廷不知已有何功而敢如此肆無忌憚恐
於汝等不便諸將皆惶恐謝罪而出窮究其不逞者一二人
斬之流言乃息却說趙匡胤鄭恩曰近聞前面高樓乃戲龍
城東一座高樓匡胤謂鄭恩曰且聞前面高樓乃戲龍樓吾
與賢弟同往遊觀一回鄭恩曰當得相陪二人徑登樓上果
是好一座樓有西江月爲証

遠望青山發目俯瞻朱戶侵眸分明是個帝王州風流人
有在豪傑半摧凋○殿角飛雲乍起樓頭暮雨初收往來
此處勝優遊殘陽開霽色天淨無新秋

趙鄭二人遊觀片時鄭恩凭屏坐于欄干之上匡胤步入樓
中舉眼縱視見一條黃龍盤繞於梁蔕之上露牙展爪端
淹上匡胤大怒曰日前澶州遇此怪物險些一命不保今日
又來嚇我耶言罷提過烏油棍攪起綠錦衣尺平生力當腰
打去忽一聲響正中腰間其龍隨風而散匡胤知呆半晌乃
出與鄭恩道知其事二人驚呀良久而去後人有詩斷曰

真龍出現遠城樓

吐氣騰雲遍九州

帝子怒提三尺棒

一時妖物遂烟收

周主疾篤下命將諸凡事務停止勿奏若有大事則晉主稟
進然後宣旨行之榮侍寢左右終夜衣不解帶周主自知不
起謂晉王曰天數莫非前定朕昨日又夢見登戲龍樓閑遣
役被着穿紅衣人介打我一棒猛然驚醒自覺滿身閉去當
嗚呼事昔吾西征見唐朝十八陵寢無不被人發掘此無

周主臨汝



他事只因多藏金寶故也我死汝當以紙衣披我体以瓦棺
斂我形壙中休得用石惟用甕代之工人役徒皆依例給
俸備錢物休得煩擾小民葬畢編定近陵三十戶蠲免其徭
役使三十戶守視不須置宮人及作石羊石虎石馬石人等
物惟立一石碑上刻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的遺命用紙衣瓦
棺嗣天子不敢違也將此碑置陵前可依吾之言汝為天下
君不是易事尔可在意言訖而崩在位三年壽五十二歲宋
取具詠史詩曰

塞上干戈起有年

留王正待施仁政

北漢征途多亂草

英雄已死功何在

生靈憔悴困中原

百姓斯須望治平

汴梁行驛有浮烟

三月春殘叫杜鵑

屬付郭榮

次日晉王榮就柩前即皇帝位称世宗衆文武朝賀畢頒詔

劉崇遣使



各鎮知之朝廷法制悉尊其舊軍國大事雖世宗臨决然猶
稟命於柴太后而後行自是群臣畏威中外悅服

世宗下議征河東

懷德智取天井關

却說北漢主劉崇聽知周太祖已殂就內殿與文武舉酒相
慶曰吾之取中原而恢復業於今則有望矣乃遣使臣多將
金帛賂契丹主借兵伐周使臣領旨徑詣大遼將金寶獻上
契丹主奏知借兵之事契丹主得金寶大喜遂遣政事令楊
衮為前鋒述律哥為監軍率二萬餘騎往河東與北漢主會
合楊衮得旨即日部兵離大遼來到河東駐下軍馬北漢主
知契丹軍到以白從暉為都部署張元徽為先鋒使令長子
承鈞與親軍使丁貴等同守晉陽自將兵一萬與契丹出離
河東趨潞州攻打守潞州者節度使李筠聽得北漢主借契
丹兵入寇與部將穆令均議曰北兵南下當與之戰還須堅

賂契丹主

丹兵入寇與部將穆令均議曰北兵南下當與之戰還須堅

楊家大戰



令均迎敵

守令均曰：屢年契丹南侵，不得利而去。今既復來，當整兵戰之，使彼不敢正視潞州矣。李筠然其議，即下令，惟倫迎敵。哨馬報入北漢主營中，劉崇聽知，李筠邀戰。與張元徽議曰：潞州兵脆，易破。汝引步軍一萬，埋伏於巴公原，候敵兵來到，乘勢攻擊。元徽領計去了。又喚過遼將楊家部馬軍五千迎戰。佯輸引敵人入伏中，家亦率兵而行。劉崇分遣已定，自率中軍接應。次日於上黨之地，兩下對陣。穆令均橫鎗勒馬，立于門旗下，指遼將楊家而罵曰：背國反臣，何得屢犯邊鎮？早早退兵，饒汝一死。楊家大怒，舞刀躍馬，直奔令均。令均舉鎗還戰，兩下金鼓齊鳴，喊聲大振。二人戰上十數合，楊家勒馬便走。令均不知是計，驟馬急追。李筠在敵樓上望見巴公原，殺氣連天，乃下令眾軍莫追。令均已進伏中，北陣一聲砲響，張元徽大兵齊起，將令均圍住。核心令均恰慌，勒轉馬殺出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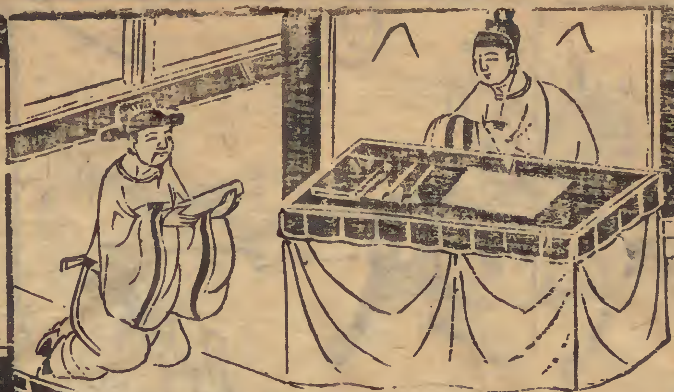
元徽斬令



均於馬下

徽奪勇，追乘望腦後，揮起桿刀，斬落令均於馬下。正是一時豪傑成何事，千古冤聲怨落誰。北兵乘勝進擊，南兵死者甚眾，殘騎走入城中，不上一千餘人。張元徽收軍還營，李筠以令均大敗，一陣收集潰卒，與牙將劉瓊、王彥直等嬰城而守。遣人星夜赴京，奏聞差人領命，徑趨京都進上表曰：昭義節度使臣李筠，謹謹頓首，百拜上奏。皇帝陛下，臣謹言：我朝不幸，先皇太祖仁明英武，皇帝宮車晏駕，有北漢叛賊劉崇，幸禍伐喪，納連契丹入寇，軍逼潞州。臣已遣部將穆令均前途迎戰，在上黨地面屯駐，被賊將張元徽佯敗誘殺。穆令均我師敗績，皆臣授管，幸方自取喪師之罪，謹奏表以聞。且死嬰城自守，效死勿去。所有潞州備禦事宜，乞天朝命將出師，以圖防禦，萬全之勝。臣喪師之罪

李筠遣使



表奏世宗

教場選



擇先鋒

乞付司敗定斷唐蒙以待斧鉞之誅昧死奏聞伏候聖旨
顯德元年月 日宣授中奏大夫昭義節度使臣李筠頓
首百拜

世宗得表大怒與群臣商議欲日親拒北漢兵群臣皆曰劉
崇向來在平陽戰敗逃遁以來勢蹙氣沮必不敢日來况陛
下即位方新山陵大事未畢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只須命將
禦之足矣世宗曰劉崇幸我大喪欺負朕年少新立此賊必
自来朕不得不往馮道固爭之曰千金之子坐不離堂况萬
乘之君乎今鎮守効職陛下不必親行也世宗曰昔唐太宗
得天下凡有征伐未嘗不自親征太宗英武尚自如此今朕
怎敢偷安不以牙先士卒乎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
世宗曰劉崇以十二州之地軍力單弱不過借契丹勢援而
來以吾國兵力之強敗劉崇如泰山壓卵耳何足道哉道曰

未審陛下能做山否世宗以馮道前朝元老優禮答之惟王
溥勸諭世宗親征世宗命馮道奉周太祖梓宮赴山陵下詔
親征趙匡胤奏曰朝廷新定將士凋摧之後英雄忠毅鎮守
藩外不可輕調且河東兵甲之利未易即破陛下此行須於
教場選充慣戰捷武者為先鋒則可以取全功矣世宗然其
言即頒下聖旨次日至戰場選取先鋒君臣各退次日世宗
車駕來到演武場中升帳坐定匡胤奏曰斬堅破陣以勇為
能定取高下以箭為試陛下當取箭藝高者充正先鋒力勇
者充副先鋒世宗曰卿論甚善即令軍士於平坦處立起紅
心集場中將士較射紅心左隊中一將湧出生的面如傅粉
唇若塗朱進前曰臣先射箭然後觀藝衆視之乃附馬張永
德也世宗許之永德披掛上馬左手執弓右手携箭於戰臺
下走馬攬衣弯弓架箭指定紅心射去不差分釐再放三箭

永德鄭恩



爭先鋒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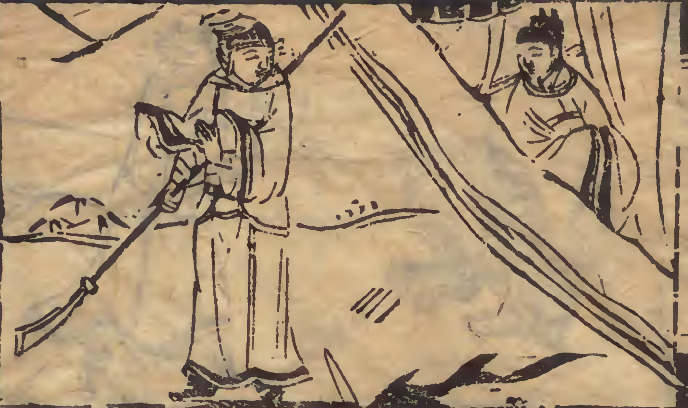
高懷德



牽石獸

俱透紅心眾軍喝采永德跳下馬入軍中奏曰先鋒之職當與臣充世宗大悅曰卿誠充得此任矣即令取過先鋒印與永德掛之忽右隊中一將大叫曰先鋒印還要與我來掛眾視之乃虎將鄭恩也鄭恩進前奏曰臣幼年走馬閑熟請試之與永德定其高下世宗許之鄭恩出軍中跨上駿馬執弓架箭一連發三矢皆射中紅心不失分毫眾軍齊聲喝采永德見了怒曰汝箭法雖高敢來與吾鬥勇麼恩曰便與你戰三百合何妨永德提刀縱馬跑出教場要與鄭恩比試鄭恩亦牽兵器上馬奔向前來趙匡胤恐二人有傷和氣走出場中曰二公且住吾見主上自有定高下處鄭張乃各停馬匡胤入奏曰鄭恩臣之愛弟永德陛下至親使二虎相爭有一傷為先鋒河益臣見將臺上有石獸重約千斤着二人奉之若能提下將臺復能奉上者即為先鋒不許以兵刃相鬪也世宗曰卿言有理即下令二人舉石獸不許相爭二人得令各去了利器登將臺上來觀石獸高有四五尺入地七八分永德看了一遍左手攬衣右手將石獸頂下提起用平生力撥下臺來仍然復提原處蒲面通紅喘氣不息鄭恩曰待我撥與眾人看亦將石獸提下將臺待復提上去面色亦紅氣力用盡矣將士看者皆失色忽將臺邊立一少年將走上臺去提起石獸下臺於軍前走一遍放於原所端然不動面無改顏將士齊聲曰此真將軍也匡胤看見即着人捉赴中軍問之其人曰小將高辛周長子高懷德也因父已喪流寓於此今日聞陛下演武特來願充步騎之職以酬平生志也世宗曰汝父朕先帝之仇看爾之力實可任用尚能射箭乎懷德曰小人幼年武藝俱曾學過射箭常事豈有不能世宗令付與鞍馬弓箭着懷德射之懷德跨馬走射連發三矢

世宗車



駕親征

俱中紅心世宗大悅即令懷德充帳前步騎匡胤力奏曰懷德武藝出眾陛下若以誠信待之彼必不負朝廷今鄭張二人爭執先鋒皆未定其高下可將先鋒印與懷德掛之則軍中無異議矣世宗然其言命司官取過先鋒印與懷德佩掛懷德謝恩畢車駕回入宮中次日世宗設朝下命柴太后監國學士竇儀樞密使范質等叅理政事以趙匡胤為宿衛親軍使鄭恩為副使張永德為監軍使張光遠羅彥威等並授節度使之職分鎮澶州等處調回晉州史彥超澶州馬全義河陽節度使劉詞等隨駕征進世宗分遣已定克日車駕起離汴京

周史斷曰周世宗纔登天位之後便遭北漢主劉崇率兵伐喪倘如馮道所諫則退然自怯保守一方待他誘致強虜長驅而來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世宗天性英武聰明

武彥能大



戰高懷德

銑意求治憤然以親征為第一事是洞然見得大計之所係不區區為兒女曹苟效目前計耳却說世宗大軍離汴城但見鎗刀蕩匕劔戟層層眾軍已渡孟津河前至天井關只見關上一彪兵來兩軍對陣一將湧出但見坐下青驄馬手撚利鋼鎗前鋒高懷德問曰來將何人荅曰吾乃北漢將武彥能汝既占却中原何故又興兵至此懷德曰四海一家胡越一統汝北漢不來降附侵損帥臣特發兵問罪武彥能大怒縱馬來戰高懷德驟馬迎之二將戰上數合趙匡胤催軍擁進彥能不能抵敵急退馬走奔關上堅守不出周兵急攻打不下一連圍到十日懷德進計與匡胤曰天井關城郭堅固壕塹險深難以力攻吾引兵一千埋伏關後君侯以軍馬退離關下詐稱出澤州而去噀手而得匡胤曰此計大妙即下令告報諸部以軍馬退去彥能於

高懷德刺



上着見周兵盡皆退去令人哨探果然去遠方纔放心第一
 二日忽報周兵又到彦能親督其眾於關前守護匡胤與史
 彥超直來關下叫罵若不獻門踏關來寸草不留彦能看
 守軍發下矢石約至三更左側關後一把火起彦能急來救
 時關左轉過一人手執長鎗大叫賊將休走手起刺死彦能
 乃高懷德也部領眾騎斬開關門放趙匡胤軍馬入關平明
 世宗遂得了天井關翌日兵進懷州小說伯澤州守將張忠
 聽得周兵來到與其子張信義曰我本中原舊臣今欲復從
 世宗世宗則救滿城百姓傷殘之害信曰父親之見最是即日獻
 門世宗遂請車駕入城

宋史

